

海軍大事記

前清同治元年至民國三十年

内部资料
不得外传

海军大事记

前清同治元年至民国三十年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翻印

1965.5

海軍大事記

前清同治元年至宣統三年

民國元年至三十年

前 清 同 治

元年壬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令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在英國訂購兵輪船，大小凡七艘，名之曰金台、一統、廣萬、得勝、百粵、三卫、鎮吳，以備協辦沿江賊壘，是為在外国訂購船艦之始。

二年癸亥，金台等七船工竣，聘英員阿思本為幫統，酌配員勇駕駛回華，嗣因李泰國報銷前後不符，阿思本條約諸多挾制，任意要求，其時沿江賊壘已次第平毀，毋需此項兵船，因退還英國發賣，遣散洋員兵勇。

由總稅務司李泰國購天平輪船為巡緝之用，總理衙門奏定以黃旗三角式旗鑲飛龍戲珠龍藍色珠赤色為國旗。

四年乙丑，兩江總督曾國藩于上海虹口，奏設製造局，備造船礮。

五年丙寅，閩浙總督左宗棠，議興船政，奏報我國三面瀕海，各國火輪兵船，直達津沽，藩籬凡同壘設，商務減色，漕運艰难，非設局急造輪船不為功，又欲福建馬江一帶，水深土實，開清濬渠，可為建廠之地，朝旨允行，是為中國海軍萌芽之始。

六年丁卯，前江西巡撫沈葆楨總理船政，購機器、筑廠鵞，設前後兩學堂，招髫年聰穎子弟，肄習製造駕駛諸術，以法員日意格德克碑為正副監督，又雇用法員匠數十人，教導華工，由廣東招到已通英文學生鄭成、呂瀚、叶富、李和、李田、邓世昌、黎家本、梁梓芳、林國祥、卓关略等十八人，作為外

学堂学生，分班就学。

上海虹口制造局，由江苏巡抚李鸿章迁于高昌庙，建造厂陂，名曰江南制造局，从事制船。

广东总督瑞麟，向英国订购六兵船，取名安澜、镇海、澄清、绥靖、飞龙、镇海。

七年戊辰夏，江南制造局制惠吉兵船成。

安澜等六船先后到华，瑞麟复向法国订购澄波兵船。

八年己巳，福州船政制万年清兵船成。

制造局制测海操江两兵船成。

闽浙总督购海东云兵船，为台湾沿海巡緝之用。

船政购普国帆船为学生练船，取名莫咸。

九年庚午，船政制湄雲福星两兵船成。

制造局制威靖兵船成。

十年辛未，船政制伏波兵船成。

船政派学生严宗光（后改名复）、刘步蟾、林泰曾、何心川、叶祖珪、蒋超英、方伯谦、林永谟、沈有恒、林永升、邱宝仁、邓溥泉、叶伯黎、黄建勋、许寿山、陈毓崧、柴卓群、陈锦荣等十八人，並外学堂各生，登建威练船练习，巡历南至星加坡檳榔屿各口岸，北至直隸灣辽东湾各口岸。

十一年壬申，船政制安澜、镇海、扬武、飞霆、靖远、五兵船成。

内閣学士宋晋疏称，制造轻船，糜费多而成船少，請飭暂行停止，章下左宗棠沈葆楨李鸿章等议，沈李復奏，力陈当日船政缔造艰难，揆以列强形势，造船培才，万不可缓，得旨从之。

十二年癸酉，制造局制海安兵船成。

船政制振威兵船永保海镜两运船成。

十三年甲戌，船政制济安架航大雅三运船成。

福建善后局向英国定购福胜建胜两砲船。

安澜大雅两船，在台湾安平旗后遭风沉没。

是年，日本以商船觸于台南狼寮港，被生番夺取砲船残件，遂派司令西乡从厚带兵三千，由狼寮登岸，攻討生番，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楨奉命巡台，調淮勇七千禦之，另調海关某洋员在澎湖操练海军，相持八阅月之久，日本见无胜算可操，乃收賠费五十万元退。

前清光绪

元年乙亥，制造局制驭远兵船成。

船政制元凯兵船成。

北洋大臣令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购砲船四艘，龙骧、虎威、飞霆、策电。

南洋大臣向英国订购砲船四艘，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以扬武兵船作为练船，将建威所有练生移入，復添派薩鎮冰、林颖啟、吳开泰、江懋祉、叶琛、林复中、蓝建枢、戴伯康、許济川、陈英、林森林、韦振声、史延中、等登船见习，航行外海，道历新加坡小吕宋檳榔嶼各埠，至日本而还。

是年冬，沈葆楨以日意格回国之便，派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随赴英法游历，並订办七百五十匹铁肋船一艘，其轮机由英厂承办，铁肋由法厂承办，运归闽厂鑲配，命名威远。

二年丙子春，日意格先带刘步蟾、林泰曾、陈季同、回华，魏瀚、陈兆翱、仍留法厂学习。

制造局制金瓯小铁甲船成。

船政制艺新登瀛洲两兵船成。

福胜建胜两砲船到华，龙骧虎威两砲船到华，旋即赴闽招配官佐士兵。

冬，沈葆楨会同直隸总督李鸿章，奏派洋监督日意格，带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端泽罗丰禄，制造学生郑清濂、罗臻祿、李寿田、吴德章、梁炳年、陈林章、池贞铨、楊廉臣、林日章、张金生、林怡游、林庆昇、艺徒蔡国安、陈可会、郭瑞珪、刘懋勋、王桂芳、张敬正、吴学锵，驾驶学生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严宗光、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薩鎮冰、黄建勋、江懋祉、林颖啟等，先后分赴英法各国，並先派在法国之魏瀚、陈兆翱，入其大学堂铁甲船制造厂各处练习，此，船政第一层出洋学生。

三年丁丑，船政制泰安威远兵船成。

龙骧虎威两砲船派往澎湖驻防。

飞奏策电两破船到华，赴闽选募官佐士兵。

四年戊寅，船政制超武兵船成。

北洋大臣派道员许铃身为水师督操，率龙虎霆电四破船北上，六月，北洋大臣亲临勘验，令分驻大沽北塘两海口，每月会哨两次，按季会操打靶。

是时龔揅初平，患在外侮，直督李鸿章，江督沈葆楨，提倡兴办海军，不遗余力。闽厂沪局自制之船，陆续下水，外洋订购蚊船礮舰以次到华，出洋毕业各生亦先後回国，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后。沈葆楨又奏定各省协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万两，专储为筹办海军之用，期以十年成南洋北洋粤洋海军三大支。嗣犹恐缓不及事，请以四百万两尽解北洋，俟北洋成军后，再解南洋，于是筹议多购破快船铁甲舰，及各种蚊子礮船，以期速成。适值晋省告饥，朝士以提海军款以济之，沈葆楨以为大戒，贴书李鸿章争之，谓国际安危所繫，葆楨老病不及见，必为我公异日之悔，遂奏请将前项协款，仍以分解南北洋，拟各治一军以求速效。旋又有人建议提海军款百万，为颐和园建筑费者，于是园工无已时，而海军款二千余万，尽输入颐和园之用矣。南洋调集之款数百万，亦为江督提办朱家山河工，筑室道谋，此海军之所以不振也。

五年己卯，船政制康济兵船成。

向英国订购超勇扬威两破快船，又代山东荷向英厂订购镇中镇边两破船。

十月，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破船到华，留北洋差遣。

直督李鸿章奏留记名提督丁汝昌在北洋差遣，旋派督操破船。

是冬，沈葆楨卒于两江总督任所，适值日本英琉球为冲绳县，庶子王先谦奏请兴师问罪，事交南北洋大臣会议，沈葆楨遗疏称，天下事多坏于因循，但纠因循之弊，继之以鹵莽，则其祸更烈，日本自台湾归后，君臣上下，早作恶思，其意岂在，若我海军全无能力，冒昧一试，后悔方长，廷旨交北洋办理。沈葆楨卒后，海军之规划，遂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以道员马建忠董之。

六年庚辰，天津設立水師學堂，以尹宗光為總教習。

船政制澄兵船成。

北洋向德國定明定遠鎮遠兩鐵甲艦，濟遠穹甲艦，派劉步蟾、魏瀚、陳兆翱、鄭清濂，在德監造，並派管輪學生陸麟清帶領匠首黃帶、林祥光、陳和庚、等十名到德，隨同練習。

以花虎震電四礮船歸南洋差遣。

七月，浙江著匪黃金滿肆擾台州，派超武兵船往剿，管帶叶富死之，詔贈游戎，並給騎都尉世職，死事員兵，各予蔭卹有差。

北洋向總稅務司赫德商借萬雷森，哥嘉，章斯敦三員，到軍差遣，派萬雷森為總教習，哥嘉為管操，章斯敦為教習，率同東西南北四礮船，赴渤海一帶梭巡，至海洋島鎮南觸礁，旋即出險，管帶邓世昌撤任，以洋員章斯敦代之，后章斯敦隨同出洋，即以哥嘉承其乏。

調登萊水師擬船弁兵到大沽操演，以各超勇揚威兩船到華配用。

十二月，派丁汝昌帶同官佐士兵赴英國，接收超勇、揚威兩艦。

七年辛巳八月，在大沽海口選購民地，建造船塢一所。

鎮中鎮邊兩船到華。

九月，超勇揚威兩船到華，兩船在英國制成之日，為華之七月初旬，由駐英公使曾紀澤率引龍旗升礮懸掛開行，由紐克所出港，英之官紳士女饒送者甚夥，經行各國，均鳴礮致賀，以為中國龍旗第一次航行海外也。兩船行至地中海失散，揚威乏煤，漂流海面兩晝夜，超勇得電往接濟，乃同開駛，超勇過蘇彝士河，輪叶觸礁，損其一，修竣而行，至是駛到大沽，李鴻章親出驗收，乘赴旅順，察看口岸形勢，籌備建築船塢礮臺。

北洋奏請以提督丁汝昌統領北洋海軍。

奏改二角形國旗為長方形，以黑三尺橫四尺為定額，前此章色如故。

于大沽設水雷營，水雷一營，旅順設水雷魚雷營，挖泥船，威海設魚雷局，視需丁。並于旅順等處，均設屯煤所。

北洋会同船政续造学生李鼎新、陈兆艺、王庆端、黄庭、李芳策、魏通、王福昌、王迥澜、陈伯璋、陈才锦、等十人，出洋肄业，此为船政第二屈出洋学生。

八年壬午、北洋向德国订购单雷艇四隻，粤督向德国订购雷艇三隻，取名雷龙、雷虎、雷中。

制造局购商船改造之，以为防缉之用，名曰钩和。

北洋派刘步蟾等十一员赴德，协驾铁舰，並习。

时海军规模略具，乃聘英员琅威理，名为总查，实司训练，琅颇勤事，为海军官佐所敬惮，中外称之，一时军容颇为整肃。先是我军与外人不甚往还，海上军舰相遇，往往交际阙如，自琅任事，始讲往来迎送庆弔交接之礼，至今习以为常。

冬、朝鲜内乱，直督李鸿章派丁汝昌酌带兵船往，相机办理；旋获大院君李显应，由登瀛洲兵船解送天津，留于保定。

九年癸未，船政制开济快碰船成。

南洋向德国购南琛南瑞两巡洋舰。

十年甲申、船政制镜清快碰船横海兵船成。

粤督向德国订购雷艇八艘，名曰雷乾、雷坤、雷离、雷坎、雷震、雷艮、雷巽、雷兑。

是时李鸿章以直隸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荃为两江督兼南洋大臣。北洋之船，则有超勇、扬威、威远、康济、湄雲、泰安、镇海、海镜、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南洋之船，则有南琛、南瑞、澄庆、驭远、横海、镜清、威靖、测海、开济、登瀛洲、超武、靖远、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金瓯等，各归节制，不相统辖。福建尚有扬武、万年清、元凯、琛航、永保、振威、伏波、飞霆、济安、福胜、建胜。各船，时亦分拨浙粤台湾各处巡防。

二月、总理衙门请设海军专部。

五月、李鸿章出海巡阅，张之洞、吴大澂、张佩纶、衔命出京，路出大沽，李鸿章邀与同阅。

是年，法国因侵略越南，与我构衅，窥伺闽省及台湾等处。

五月，法破船一艘，驶进闽口，搁浅于洋屿，船政总办魏瀚、船政大臣何如璋，谓当此兵衅未开，友誼尚存，请派船

施救，何厉色曰：我恨其船不尽沉于此江也，何乃为之请援。
 法船又请借抽水机帆布为用，何仍拒之。其船旋由英兵船
 拖往香港修理，因此法人与我益增恶感。六月、法提督孤拔
 率兵船十三艘来闽，誓毁船厂，时我军仅有扬武、济安、飞
 霆、福星、振威、福胜、建胜、七艘，礮船两艘，在港抛锚
 ，与之相拒。七月初三日晨十时，法兵船由其驻闽领事派天
 主教士递战书于闽督何璟言，本日开战，何秘不以宣。闽绅
 林寿图知其事，请何电知闽厂，使前敌备战，何谓前敌应已
 知之，迁延不发，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张佩纶接何电，译未及
 半，而法船已开礮轰击我军。先是魏津闻各国领事商人，均
 已避登该国观战兵船，入见何如璋言，今日必有战事，何云
 ：昨得李相电，尚言和议大有进步，所云必係谣传。魏瀚又
 以告张佩纶，张令其速往各国兵船探查，乃甫及中江，而砲
 声发矣。时值潮退，我军船首缀于潮力，尽向上流，敌舰乘
 势以首砲攻我，我船自后受击，无砲敌，迨弃锚转战，而
 船已伤，故不遁时相继沉燬。是役除伏波号新两舰，驶至林
 浦自沉，以塞晋省航路外，余则人船俱烬，计阵亡将弁兵役
 七百六十人，语详甲申战纪。于时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砲声即
 遁。次日法船銜尾出口，砲台开砲轰击，传闻孤拔已于昨日
 中弹阵亡。事闻，伤亡将弁奉旨奖卹有差，其统兵大员，及
 在事员弁，战守不力者，亦得严谴，上谕闽督何璟，巡抚张
 兆栋，船政大臣何如璋、均交部严加议处。其会办福建海疆
 事宜张佩纶，统率兵船，与敌相持，当议和时，屡请先发，
 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朝廷前拨援兵，辄以兵
 已数用为词，迨省城戒严，徒事张皇，毫无定见，实属措置
 无方，意气用事，本应从严惩办，姑念力守船厂，尚属勇于
 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旋又奉上
 谕，翰林院编修潘炳年、给事中万缙因，先后奏参张佩纶等
 战事情形，迭谕左宗棠据实查办，嗣据左宗棠等查明具奏
 ，张佩纶尚无并取潜逃情事，惟调度乖方，以致师船被毁，
 且该员于七月初一日接奉 寄谕旨，令其备战，初二日何璟
 告以所闻，谓明日法人必来大潮大攻马尾，该革员並不严行
 戒备，迨初三日敌退，往永彭田尾之间，十五日始回船厂，

其奏报失事情形，辄谓预防各船管驾，有初三日法必妄动之语，掩饰取巧，厥咎尤重，张佩纶前因担保徐延旭等降旨革职，左宗棠所拟请交部议处，殊觉情重罚轻，著从重发往军台効力赎罪。何如璋被参乘危盗帑，查无其事，惟以押运银两为词，竟行逃避赴省，所请革职免议之处，不足蔽辜，著从重发往军台効力赎罪。何璟张兆栋办理防务，未能切实，即行革职。已革游击张成，身充轮船管务外，並不竭力抵禦，竟敢弃船潜逃，虽此次马江失利，不能咎该员一人，惟该员有统率轮船之责，玩敌怯战，亟应从严惩办，张成著定斩监候，秋后处决，解交刑部监禁。是时因我国对法宣战，英员琅威理以迴避去职，北洋募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式百龄颇愿奋勇效力。适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请仿南北洋派船援台，北洋派式百龄带超勇扬威两船赴沪，会同吴安康所统之开济南琛南瑞致远澄庆前往，复以朝鲜内乱，将超勇调赴朝鲜，其南洋五船，奉旨仍行相机东渡，妥慎前进，嗣于十二月二十几日，在浙江洋面，突遇法船几艘，时值大雾迷漫，吴安康以众寡不敌，令各船驶入镇海口，澄庆致远行缓，故船追逼，恐为所获，遂入石浦。

十一年乙酉正月，澄庆致远被法军雷砲轰沉，开济南琛南瑞速率较大，得以先抵镇海口，依护砲台，合力抵禦，法船颇受损伤而退。廷旨以开济南琛南瑞三船，既难入闽，着相机妥慎驶回南洋，以保长江门户，澄庆管带蒋超英、致远管带金荣，均革职发往军台効力。

是时南洋兵船，迎送官员，拖船载勇，习以为常，无从训练，战备阙如，南洋大臣曾国荃上疏，力陈其弊，请飭下沿海各省，嗣后凡有兵轮，专事操练，梭巡洋面，以备战守，不得载勇拖船，以昭慎重，得旨允行。

制造局制保民钢板船成。

北洋向英厂订造致远靖远两穹甲舰，派林鸣煊、张启正、陈和庆监造，又向德厂订造经远来远两穹甲舰，派曾宗瀚、裴国安、黄戴监造。

九月，海军卫门成立，派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宜，庆郡王李鸿章为会办，善庆曾纪泽为帮办。

十月、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到华，李鸿章亲诣验勘，乘赴旅顺口，遍阅各处台垒。

李鸿章曾国荃暨船政大臣裴蔭森会奏，续选员生赴英法各国肄业，于北洋舰队及学堂中，选取刘冠雄、陈恩寿、曹康正、（后改名康盛）陈燕年、（后改名伯涵）黄裳言、（后改名棠治）伍光健、郑汝成、陈杜衡、王学廉、沈寿堃、等十人，于船政驾驶员生中，选取黄鸣球、罗忠尧、贾凝禧、郑文英、张秉圭、罗忠铭、周献琛、王桐、陈鹤潭、邱志范、等十人，又于制造员生中，选取郑守藏、林振峰、陈庆平、王寿昌、李大受、高而谦、陈长龄、卢守孟、林志荣、杨济成、林藩、游学楷、许寿仁、柯鸿年、等十四人，由华监督周馥琦率领出洋，并请加展年限，以资深造，惟黄裳言以北洋供职未行，此为船政派生出洋之第三屆。

十二年丙戌，向德国购福龙鱼雷艇一艘，本属福州调遣，后拨归北洋操练。

二月、横海兵船在澎湖遇雾，触礁沉没，管带忻成发革职，永不叙用。

三月、南洋大臣曾国荃，派开济南琛南瑞三快船，赴北洋会操。

四月、政府派醇亲王李鸿章善庆校阅海陆军，並沿海台垒。超勇管带林泰曾等，请重聘琅威理复职，琅威理既至军，训练如前，而意气之骄矜特甚。

六月、南洋各船，仍回南洋驻防。

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六舰，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巡，至海参崴，留超扬二舰，俟吴大澂勘定俄界事毕驶回，余船折赴长崎，进坞修理，水兵与日捕口角，次日放假登岸，日捕向前寻衅，堵住街巷，连人便斫，街民亦持刀追杀，致死者五人，伤者六人，微伤者三十八人，不知下落者五人，其时琅威理力请即日宣战，丁汝昌阻之，乃议各聘律师，讼其曲直。

十三年丁亥，船政制寒泰快船广甲兵船成。

北洋向英国订购左一出海鱼雷火一艘一艘。

向德国订购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鱼雷艇五艘，又订购海

挖泥船一艘。

五月、万年清运船在东沙洋面，被英公司船撞沉，淹毙七十余人，旋经英按察司堂断，咎属英公司，船价卸银另议赔偿。

三年以前订购之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快船制已工竣，北洋琅威理往验收，管驾官邓世昌、邱宝仁、叶祖珪、林允升、同往接带，並电请总理衙门，以此次率带四舰回华，不另保险，省费数十万，沿途驾驶，极为重要，特召留学军官刘冠雄协同驾驶回华，十月行抵厦门，因北洋时已封冻，防在厦门操练。

我兵与日捕在长崎斗杀之案审结，弁兵与捕头死者，每名给卹六千元，兵捕死者，每名给卹四千五百元，因伤成废者，每名给卹二千五百元，日应给我五万二千五百元，我应给日一万五千五百元。

冬、都中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

广东设水师诵堂于黄埔。

十四年戊子春，致远经来四舰到津，李鸿章亲临验收，旋即驶赴辽渤一带操巡，並察阅砲台形势。

五月、朝鲜民仇视洋人，派超勇前往保护。

六月、台湾吕家望番社叛，经军队剿办半年未平，嗣请致远靖远两舰往剿，帮带刘冠雄、陈金揆、率带六磅砲二尊，枪队六十名，登岸进讨，不十日平之，是役阵亡副头目一人，伤兵士八人。

八月、海军衙门奏定官制，设提督一、总兵二、副将五、参将四、游击九。都司二十七、守备六十、千总六十五、把总九十九、经制外委四十三。

十一月、购帆船一艘为练船，名曰敏捷。

十五年己丑、船政制平远钢甲船广庚兵船成。

十六年庚寅、船政制广乙点雷快船成。

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辞职。先是北洋之用琅也，昇以提督銜，此在吾国，不过虚号崇优，非实职也，而军中上下公牒，则时有丁琅两提督之语，故自琅威理及诸西人言之，中国海军显有中英二提督，而自海军奏定章程言之，则海军只有一

提督两总兵也。时值各舰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离船，在法宜下提督旗，而升总兵旗，刘步蟾照办，而琅威理争之，以为丁去我国在也，何得遽升镇旗，不决，则以电就质北洋，北洋复电，以刘为是，由是琅拂然告去，然至终不悟争执之理由。归而懷愤，向人辄谓受我侮辱，英政府信之，有来质问者。厥后我拟派学生赴英就学，竟不容纳，盖割于琅威理之言也，而中英亲睦之情，亦坐是为之锐减，惜哉。

四月、北洋设水师学堂于刘公岛，招学生三十六名。

八月、靖远船在朝鲜海为潮流所激触礁，堵塞而行。

南洋大臣设水师学堂于南京。

九月、政府派斌昌崇礼乘登瀛洲赴朝鲜赐奠其太妃。

十七年辛卯、船政制广丙鱼雷快船战。

正月、俄太子来华游历，北洋派致远靖远两船赴香港随护，南洋大臣派饒清快船赴闽迎护。

二月、海军衙门奏派大臣出海，会阅北洋合操，奉旨，现届校阅海军之期，著李鸿章张曜认真会阅，于时南洋海军，参以北洋军制，分设左右翼长各一员，定于春夏前赴北洋会操。

四月、李鸿章赴旅顺，山东巡抚张曜由芝罘来会，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平远康济威远各舰，广东水师统领副将余雄飞率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南洋水师统领前寿春镇总兵郭宝昌，率领寰泰南琛南瑞开济饒清保民六舰到旅顺，操演船阵，演放枪破鱼雷，並查勘砲台船塢。李鸿章回津奏报情形称：中国创办海军，实醇亲王注意经营之举，鸿章前此随同巡阅北洋各口，醇亲王将布置情节，于覆命疏内，详陈船舰尚须添置，学堂必应推广，洵为深谋远虑。其时英德四快船订购未到，大连湾威海卫亦未办防，今则两处台垒初成，移军镇紮，北洋兵舰，合共二十余艘，海军一支，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並能砥席风涛，熟精技艺，旅顺威海添置学堂，造詣多有成就。各局做造西洋棉花药栗色药后膛礮连珠礮大小子彈，计数各舰操习之需，实为前此所未有。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财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而论，已

有深固不拔之势。奏上，并旨有海军关系紧要，必须精益求精，仍着各员认真经理，以期历久不懈，日起有功之语。

是月，户部奏酌拟军饷办法一摺，议以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礮船隻机器，暂停两年，即将所有价银，解部充饷。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屡向提督丁汝昌力陈，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日本，添船换礮，不容少缓，丁汝昌据以上陈。秋间，李鸿章奏称：北洋畿辅环带大洋，近年创办海军防务，尤重北洋，现有新旧大小船舰，共只二十五艘，奏定海军章程声明俟库款稍充，仍当续购多隻，方能成队，而限于饷力，大愿未偿。本年五月，钦奉上谕，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所以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等语。然以饷力极絀，仍遵旨照议暂停。

是时日本请我军舰往巡，藉敦隣好，丁汝昌统率定镇致靖经来六舰，开赴马关，由内海至东京。

七月、威海大连湾添置水雷三营。

八月、长江一带哥老会匪蠢动，宜昌重庆武穴芜湖镇江教案迭出，派经远靖远往沪驻防。

旅顺船塢告成，李鸿章奏称旅顺口为北洋紧要门户，水师各船，均就此港停泊归宿，应造船塢，必不容缓，前经奏明飭派道员袁保龄督同洋员汉纳根等，挑挖澳身，疏濬海口船路，盖造库房各项，惟应筑石船塢，备修铁甲快船，尤关水师根本，因聘法员德威泥包办，又于东西北三面，加砌石堤，筑码头，制铁梯船搭电灯等件，是冬业已竣工，铁甲船可以入塢修理。

十九年癸巳、船政制福靖鱼雷快船成。

粤督谭钟麟将前建水师涌堂改为水师学堂。

二十年甲午、船政制通济练船成。

由英国购到福安礮舰。

二月、李鸿章奏称：前据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镇定经济来威六船，共应添换克鹿卜新式快礮大小二十一尊，请予购置前来，当经咨准海军衙门，以目下添购此礮，巨款难筹，拟分年办理，先换镇定两船快礮十二尊。

四月、朝鲜全罗道泰仁县，有东学党数千，聚众煽乱，派平远分剿韩兵赴格浦海口，以助防剿。又其政府来文，以壬午甲申两次内乱，均由中朝戡定，拟请案请北洋大臣酌遣数队，

速来救援，李鸿章即飭丁汝昌派济远援救赴仁川汉城。左翼总兵林泰曾，以日本远端兵队军舰，意在寻衅，我军泊船仁港，战守均不适宜。拟回威海，或往开山，以备战守，李鸿章初谓兵船战事，以战事机急，由林泰曾已否离仁，旋准林泰曾回船威海战守。

五月、日船三艘，在牙山口外，撞去济远广乙，济远竭力抗拒，阵亡兵勇十三人，伤二十七人，广乙中破倾侧而焚，驶搁海岛，操七级枪。又有新兵之被炮曰高陞者，亦被击沉。李鸿章即飭丁汝昌派济远各舰，迅赴朝鲜洋面，相机迎击，旅海总兵官汉纳根充海军总堂。

是时由英船救出广乙船上官兵林国祥等十八人，李鸿章飭其回威海，交丁汝昌分别安置。

八月十六日，海軍軍艦赴送倭军赴大东沟。十八日，定远等十舰，与日十二舰开仗，我军舰均少于敌，力渐不支，致远经运中雷沉没，超勇扬威被击起火，济远广甲以力不支，离军回旅，广甲奔至三岛搁礁。其时丁汝昌面部被焚，扶病入舱，不能发令。我军始以双翼阵迎敌之双鱼贯阵势，历时不变，敌得乘机环绕纵击，倒戈甚剧。镇远管带刘冠雄见势危急，请于管带叶祖珪，从权并族纵队绕击，敌舰乃遁，我军得从容收队，驶回旅顺。是役据报将士阵亡者九十余，随舰沉没者六百余人，语详甲午战纪。于时丁汝昌受伤，不能统军，上谕海军提督著刘步蟾暂行代理。核定两船将士苦战，著酌保数员以作士气，于是汉纳根得赏二等宝星，广乙管驾林国祥副管带济远，济远管带方伯谦被谗以逃军，军前正法，军中宽之，广甲管带吴敬荣革职，留营効力。

延旨调南洋南瑞开济蒙泰三船北上助剿。

十月、澳运船入威海口，以岛嘴有擗出礁石，擦伤船底，林泰曾忧愤，致有自尽。汉纳根要求以提督銜任海军副提督，赏穿黄马褂，未允，又以英水师提督饒其非水师出身，遂不允其任，李鸿章乃派北洋公司总办船管驾马格禄署理北洋海军提督，然外人尤以为不伦也。

十一月、丁汝昌奉旨量调，东海关道刘含芳，威海琅台统将戴宗骞，张文宣、刘超佩、海军方翼总兵刘步蟾，暨各管带

等，先后公电北洋大臣称：丁提督表率水师，联络军警，怖重威海水陆一切，众心推服，今奉退治严旨，不独水师失所系承，即陆军亦乏人联络，且军中各洋将亦均解体，当此军务吃紧之际，大局攸关，会愚设法挽救，收回成命，暂留本任，竭力自赎，以固海军根本之地，而免洋将涣散之心。又英员马格禄电：丁提督才能出众，忠勇性成，所有参劾各节，均与无涉，如果摈问，诚恐海军中外各员，均以赏罚未能出于至公，海军局势必至万分艰难，等语。李鸿章据以上闻，稍奉旨着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

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船二十艘，在龙须岛渡兵登岸，荣成旗即失守，丁汝昌以威海南岸各礮台兵力单薄，恐以资敌，拟将龙庙嘴鹿角嘴两台卸去礮柱，戴宗骞不以为然，与商逸勇守白，备事急燃礮之用，援不允，遂派雷艇数艘死队在台前准备待敌。二十八日日将伊东祐亨致书于丁汝昌，谓以友谊忘老，际此国运之穷，即委一身，宜足报国，不如以全军舰舰权降，暂游日本，以待他日归国，宣绩报恩，等语，並引法国前总统末古东西恆，土耳其国前司末恆拔香，故事为劝，丁汝昌不为动，将其书械上李鸿章。

二十一年乙未正月五日晨，日军由南岸后路抄出，先得龙庙嘴礮台，其鹿角嘴起北嘴两台，经旅王登雲（原名平）带领死队将药库轰发，全台尽燬，西台各座储药，丁汝昌又派礮并施炸落往燬，留线燃炸，震动山谷。是时有在口外观战之英国海军官，目睹两岸燬库燬礮情形，称此举足为惊心动魄也。日兵既据龙庙台，内外夹攻，弹如雨集，我军各舰及刘公岛各礮台，受日军龙庙台之攻击，反多于其船。南岸既失，威海旗即不守。其礮祀台及药库水雷营各处，先已派兵自燬。戴宗骞愤愤自尽，丁汝昌督派精勇，由岛渡海，闯登礮台，去毙日兵十余人，並夺两日旗而旋，我兵未伤一人也。连日日人以师船二十余艘，加以南岸礮台轰击我军甚力。初十夜，以雷艇数艘沿南岸入我，定远中雷已废，尚能驶搁浅沙，英修葺以为礮台之用，嗣以伤亡甚作罢，然我军亦击敌人雷艇，沉其一而获其一，获者中有四尸。十一夜，敌又以雷艇分路来攻，轰沉来远威远两舰，及小轮宝筏，日岛礮台，旗为

龙庙嘴砲台所击燬，靖远亦被击沉，南北岸地极辽阔，均为所据，敌于我军举动，一览了然，全澳无可守之势。十三日，日军又以全力攻扑东口，我军雷艇队闻炮，即由西口驶遁，敌军分队追去，或沉或损，利登资敌，其害与砲台被夺正同。于是军心愈慌，有欲望军教习德员瑞乃尔者谒丁汝昌言事势至此，徒多杀士众无益也，曷以船械让敌，士民尚可保全。丁汝昌色然峻拒之，谓虽计穷援绝，必以死守，至船没人尽而后已。瑞乃尔退以告人，水陆军中咸闻是说，于是人思自脱，号令稍稍不行矣。时或环跪海求生路，谗谰日甚。时朝廷方命东抚李秉衡奉命赴日来援，丁汝昌告众以援兵不日可到，水陆夹击，当可解危。已而李援不至，丁汝昌乃望阙叩头告力尽，仰药以殉。军民闻丁已死，聚进千人，至水陆营务处，迫总办道员生昶明用德人瑞乃尔前策，亦以为不可，然百端劝谕，众仍不从，乃用丁汝昌名，致巧日将，谓欲保全生灵，愿停战事，将现有船械等让与贵国，约勿伤兵民，並许由港他适云云，此正月十八日事也。定远管带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刘步蟾、署镇远管带护理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北洋海军右翼中营游击杨用霖，护军统副副将张文宣，同时殉难，而杨用霖愤极，激枪自杀，死尤烈云。事后外论，谓是役之败，我所自取，盖自朝议停购整砲，复取海军专款，为国苑建筑之需，自限绸缪牖户之计，日本乘此时机，上下协力，造船修械，奋发图强，侵蝕朝鲜，遍及神州，致海军计划左沈诸贤数十年积铢累寸之功，一朝而尽，参之肉不足食也。

五月、直督王文韶招集海军已毕业各生，附于天津水师学堂，温习旧课，刘公岛学堂未毕业各生，亦附入续习。

九月、改通济远船为练船，派李和监修。

战时于英德两国，订购飞霆飞鹰两艘至舰，是年飞鹰成，派陈恩烈刘恩雄等，带同官佐士兵赴德接造，其飞霆一艘，则由英厂包送，先后到华。

南洋订购之辰宿列张四雷，亦于是年到华。

冬、收回旅顺，舰隔无，机要损失过半，尚存雷霆兵船一艘，小轮船一隻。